

公孙宇

著

摩剌奇劍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公孙宇 著

# 摩刹奇剑

上

花山文艺出版社  
一九九〇年·石家庄

## 内 容 提 要

九华派弟子程志远为帮助师傅炼昆吾剑，下山寻找武林至宝——昆吾赤玉。

程志远初涉江湖便在武林掀起轩然大波，百年前的武林魔头白凤旗又重现江湖，众多武林高手被九华派独门手法“天星爪”所害，武林各派都误以为是程志远所为。

许多武林败类以及受蒙蔽利用，不明真象的侠义之士屡屡欲置程志远于死地，一时刀光剑影，血雨腥风，安危生死，石破天惊，最后程志远神出鬼没，出生入死，在众多江湖少女和武林英雄帮助下屡屡化险为夷，终于手刃仇人，报了血海深仇。

本书故事情节新颖，生动曲折，情节动人，引人入胜，读时不忍释卷。

# 目 录

---

- 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章   | 疯僧语中含玄机 | (1)   |
| 第 二 章   | 黄绿白色催命符 | (39)  |
| 第 三 章   | 琴音难补沧桑人 | (81)  |
| 第 四 章   | 金童玉女江湖行 | (122) |
| 第 五 章   | 兰因絮果是天意 | (165) |
| 第 六 章   | 诡谋计发武林帖 | (203) |
| 第 七 章   | 武林双凤闹双包 | (223) |
| 第 八 章   | 初生牛犊不怕虎 | (244) |
| 第 九 章   | 白大侠蒙背黑锅 | (284) |
| 第 十 章   | 小侠一剑震乾坤 | (325) |
| 第 十 一 章 | 飞龙小侠身世谜 | (363) |
| 第 十 二 章 | 伏魔剑扬威天下 | (403) |
| 第 十 三 章 | 一剑天涯孤子泪 | (440) |
| 第 十 四 章 | 万缕剑影敌胆寒 | (481) |
| 第 十 五 章 | 祖传遗命肩重担 | (521) |
| 第 十 六 章 | 绝代娇娃掌令符 | (560) |
| 第 十 七 章 | 太乙经完璧归赵 | (598) |

## 第一章 疯僧语中含玄机

---

一年容易又秋风！

枫叶层层，

落叶飘零。

大地呈现出一片萧条冷寂之景色！

枫叶又染红了大地。

这天，岳阳楼上正当午时上市，食客上百，梯口突然出现一位年不满二十，青巾包头的劲装背剑少年。

这少年细眉斜飞，俏面似熟透的苹果，一踏上楼就抬眼四下张望。

他纵目找遍全楼，蹙着眉头轻叹一声，失望地正待转身下楼，蓦地有人擦着他的肩胛往楼下走，轻声地道：“姑娘！你想找的人，老衲知道，何不问我？”

负剑少年面上一红，扭头朝那人望去，见一个乱发蓬松，腰悬一支火漆葫芦，旋着腿儿走路，穿件百结破衲僧衣，油垢满脸的穷和尚，一步三摇地拐着腿走下楼梯。

少年面一红，犹豫了一下，抢步跟着那化子和尚下楼。

转弯拐角，沿着洞庭湖滨，尽头处是一座八角水亭，穷和尚一步跨进水亭，双手一捧火漆葫芦，猛喝了一大口酒，咽下一半，余下的半口张嘴一喷，一阵酒雾弥天，顺风飘向跟踪而至的负剑少年，少年眉头一皱，终于忍受下。

穷和尚旁若无人的张嘴吁口长气，擦袖擦了嘴角的酒渍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好酒！好酒！洞庭春不愧是名满天下的好酒！”

负剑少年停步亭外，迟疑一下，上前拱手一礼，腼腆地说：“大师怎知在下要找……”“唉”！老和尚一抬头，晃了晃蓬松乱发，白了负剑少年一眼，没好气地道：“我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怎知你要找什么人？”

少年一愕。

穷和尚却我行我素的将大葫芦朝腰上一挂，迈开大步，一圈一圈地弯着腿往回走，将少年冷在一边，又是擦身而过，几步就跨出三五丈。

少年正没好气，老和尚突然反手一指湖中波心一叶随波漂逐的小舟，信口说道：“要找男人还不容易，那只小船上有的是年轻哥儿，人品才貌，哪一样不是上选之人才！”

负剑少年面色一冷，狠啐了一口，正想发作，却又猛地 will 将头一低，俯垂胸前，老半天抬不起来。

良久，他缓缓地抬起嫣红的粉脸，含着羞意往柳堤处望去，穷和尚早已走了个没影。

一翻眼皮，水亭侧面一声橹响，一叶小舟轻轻靠岸，小舟上面昂然立着一个剑眉斜飞入鬓，俊逸不群的儒衫美少年。

负剑少年惊啊了一声，脱口欢叫一声：“师兄”，跟着人影一闪，一式飞燕投环，飘身向儒衫少年纵去。

儒衫少年闻声惊望，看清来人，欣喜万状地一步跃上岸，低唤一声：“师妹！”

负剑少年一头钻进儒衫少年怀内，将他抱了个满怀，眼圈一红，激动欲泣地说：“师兄！我找得你好苦啊！”

“师妹……”儒衫少年惊愕失措的叫了一声，宛如是对负剑少年投入他怀里使他有些受宠若惊。

负剑少年闻声拧腰，猛退三步，一脸羞急的将俏脸垂埋在胸前，沙哑着声音低呼一声：“师兄。”

这一声“师兄”，胜过千言万语，多少情意孕蕴其中。

一阵无声的沉默，时间悄悄溜走，良久，儒衫少年亲切地问：“师父他老人家好吗？”

负剑少年欲语害羞地轻抬眼皮，低睨儒衫少年一眼，幽幽地回答：“他老人家很好！”

儒衫少年又问：“师妹这次下山是奉命历练，还是有事专程来找愚兄？”

原来这两个少年是师兄妹，难怪穷和尚要叫负剑少年一声：“姑娘？”

负剑少年点点头说：“师父命小妹下山找师兄……”

儒衫少年迫切地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负剑少年俏眼一瞟，往四下扫视一眼，压低嗓子悄声说：“师父命师兄速往荆襄地面走一趟，因为……昆吾赤玉落在那里，师兄找到昆吾赤玉后，速送上九华，恩师他老人家等着开炉练剑。”

儒衫少年剑眉一剔，面露一个爽朗的豪笑，沉声低念司马相如的子虚赋：“赤玉玫瑰，琳琅昆吾一”

武林中人皆知昆吾赤玉可炼世人尽知的“昆吾剑”，昆吾

剑乃是剑中之王，一剑在握，世上所有那些目为削铁如泥，吹毫断发的利剑都成了凡铁，儒衫少年不禁眉飞色舞起来，连声念道：“昆吾剑！昆吾剑！……”

负剑少年低声问：“师兄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儒衫少年不加思索地道：“现在就走！”

负剑少年点点头，轻声说：“好！我们走。”

两人闪身一飘，相继上船，儒衫少年长篙一点柳堤，小舟斜斜射向波心，跟着扯满风帆，趁着一帆顺风，遥遥驶向一条江流。

儒衫少年正是名震大江南北的程志远，人称“小飞龙”，负剑少年则是他师妹金燕巧扮，师兄妹二人自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一道长大，是以情如兄妹。

一帆风满，顺江而下，三五日就到了荆襄。

兄妹二人一到荆襄，忙着找家客店歇下，然后四出探访。

到襄阳的这天，他们在城里城外兜了个圈子，又上黄鹤楼小饮，未发现什么端倪，倒是发现不少武林中有头脸的人都到了襄阳，风云际会，小飞龙知道昆吾玉出现江夏的事确实惊动了整个武林，而那些有头脸的人物，他们到江夏来的目的，自然是为昆吾玉而来。

第一天平平安安地过去，师兄妹俩睡了个好觉，一宿无话，第二天一大早醒来，小飞龙睁眼一看，乍见窗扉虚掩，宛如夜间被人推开过，不由大吃了一惊。

赶忙纵目搜望房内，不望还好，一望之下，大吃了一惊。你道为何？原来桌面上斜斜的插着面小旗，绣着栩栩如生一只白凤，凤身也隐隐透着金光经天的宝剑。

小飞龙脱口惊叫：“白凤旗。”



叫声惊动邻房的金燕，金燕跌跌撞撞的推门奔了进来，一眼望见桌上插着旗子，也为之惊住，惊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非是他们胆小怕事，实是白凤旗的名头太大了，此事非比等闲，换句话说，还有三天，小飞龙是死不能是活，没有半点妥协的余地，怎教人不惊？

师兄妹微一惊愕，小飞龙突然脱口爽朗一声大笑，倒把个金燕吓了一跳，笑得她满头玄雾，急问小飞龙：“师兄笑什么？”

小飞龙指指桌上斜插的小旗道：“老虎虽然死了，但它的余威还这般骇人！”

金燕会意过来，螭首轻摇，不同意师兄的看法，幽幽地说：“白凤旗已是百年前的古人，但他此刻突然出现，不能说没有原因，这个要么是百年前那个屠杀十二位武林高手的白凤旗！或者是老白凤旗的传人，再说他……昨夜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旗子插在桌上，师兄连半点声息都没听见，可见这人身手的确不凡。”

小飞龙神情一肃，豪壮地说：“师妹说得极有道理，这人绝不是庸俗之辈，人活百二三十岁极有可能，但恩师一代完人，你我即为他老人家的门下，怎能让他老人家泄气？再说，这面旗子，为兄也已想了又想……”

他说此一顿，指了花窗上一个铜钱大的破洞，接着往下说：“我承认这人身手利落，他定然是趁我熟睡之时，从那个破洞中弹进颗松子米谷之类的东西，先打中我的睡穴，然后从容不迫的将窗推开，把白凤旗甩了进来。”

金燕眉头一皱道：“师兄说得是，小妹也觉得有些惭愧，

昨晚为什么会睡得那么熟，连一点异声都没有听见？”

小飞龙轻轻地踱步走到床前，细心察看，弯腰从地上捡起半颗米粒。

金燕点点头道：“师兄想的一点都不错，事情一准如师兄所说的一样，师兄现在准备怎么办？”

小飞龙眉心一锁，伸手拔起桌上的紫玉杆白凤旗，捻着旗杆沉吟良久，猛地昂眉，豪声地说：“是祸躲不脱，他既然找上为兄，为了师门声誉，为兄只有斗斗白凤旗。”

金燕苦着脸道：“真是不巧，偏生在这时碰上这桩岔事，既要应付白凤旗，还要找恩师要的昆吾赤玉！”

小飞龙只好安慰地道：“燕妹！世间没有不经过艰苦奋斗，就顺顺利利得来的东西，尽管眼前我们碰上这桩棘手事，凭我们兄妹二人，只要小心应付，不愁遇事不化险为夷，致于昆吾赤玉吗？托恩师他老人家的福，尽我们最大的力量，努力去找，我相信皇天不负苦心人。”

金燕默默点头，幽幽回房。

两人闷着一肚子心事，没精打采地梳洗，用完早饭，正准备打点出店，探访昆吾赤玉的下落，蓦地店小二站在院中拉直嗓子高声叫道：“少爷，您有客人来访！”

店小二的声音才起，院门外传来一声苍劲的清咳，接着是一个爽朗的声音挟着两声豪笑，道：“一别数年，想煞故人！”

一听来人声音，小飞龙剑眉一飞，抢步出房，迎了过去。

人随声现，院中一步跨进来个古铜面色，削瘦脸庞，细目炯炯有神，穿件蓝袍，手捧一个盈尺方形包袱的苍须老者。

老者步履如风，抢步朝小飞龙捧盒一拱，亲热地寒暄两句，小飞龙肃身一让，两人鱼贯进店。

蓝袍老人将包袱小心翼翼地捧放桌上，小飞龙让老者坐下，拱拱手问：“飞白兄虎驾宠临下处，不知有什么见教？”

蓝袍老者欠欠身子，拱手还礼道：“程少侠太客气啦！兄弟是感戴当年天目山程少侠的威德，当年若非程少侠出手，天目夜枭顾岚怎能如此干干净净地将他铲除掉，昨晚听朋友提及程少侠虎驾落在江夏，是以专程来向程少侠候安。”

小飞龙答道：“飞白兄太抬爱兄弟了！厚意心领，问安岂不折杀小弟！小弟末学肤受，识见浅薄，还请飞白兄多栽培。”

蓝袍老人客气了两句，突然离席，朝小飞龙深施一礼，面色一肃，认真地说：“程少侠北斗泰山，古道热肠，这两年，排难解纷，武林中受惠的朋友，莫不迭口仰承，兄弟眼前有桩难事，程少侠神威英武，兄弟仰仗威德，请程少侠成全。”

蓝袍老者一口捧尽小飞龙，再加上他们两年来经常并剑游侠江湖，围剿天目夜枭之后，小飞龙是血性汉子，为友赴难，不惜两肋插刀，闻言剑眉斜飞，还礼说：“飞白兄有事只管讲，赴汤蹈火，只要兄弟能力所及，无不效命！”

蓝袍老者忙着又深施一礼，抢口道：“那我李飞白先谢过程少侠。”

原来这人正是当年与小飞龙并肩上天目山，围剿天目夜枭的李飞白，亦就是闻名北道上，易水飞龙庄的二庄主。

李飞白跟着往下说：“兄弟与人有个生死约，时间就在今天午刻，这个盒子带在身边不方便，想请程少侠将这只盒子为兄弟送到易水，交给家兄李飞虹。”

小飞龙朗目一转，长笑一声，道：“小事情！飞白兄放心，兄弟一准照办。倒是飞白兄今天午时的约会要不要紧？需不需要小弟助拳？”

李飞白拱手谢答道：“程少侠隆情高谊，兄弟衷心铭感，今天的约会虽然事关生死，但兄弟自信还能应付，不敢麻烦程少侠，这只盒子诸多偏劳，大德只好容后酬谢。”

小飞龙突然眉头一皱，想起什么事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李飞白面色一动，缓缓站将起来，拱手告辞。

小飞龙终于耐住到口的话，将李飞白送至天井外面，蓦地想起什么，回手指指屋内桌上的包袱，问李飞白道：“飞白兄，那盒里面盛放的东西是……”

李飞白一瞄院中无人，方压低嗓子说：“那盒是小弟得来的宝物。”

小飞龙神情一栗，突然愕目望着李飞白。

一刹那，他很敏感地想起一样东西——昆吾赤玉。

李飞白跨前一步，凑近小飞龙轻声地说：“昆吾玉。”

“昆吾玉！”小飞龙惊异着。

不幸被他料中，在这短短的一刹那，小飞龙脑中一声轰然巨响，乍然想到自己师兄妹二人此行江夏来的任务。

他还怔怔的愣在一边，李飞白一声“偏劳”，闪身走出小院。

小飞龙本想将自己接到白凤旗的事告诉李飞白，乍听李飞白另有生死约会，想了想，终于忍住，没有说出口，谁知道平地一声焦雷，此时此地，那盒昆吾玉会由李飞白交到自己手上，小飞龙怎能不惊？不愕？

李飞白走了！究竟什么时候走出小院，小飞龙一点都不知道，他此刻脑中千旋万转，纷乱一片。

“师兄！”身后传来金燕的娇唤声。

小飞龙如梦方醒，回头见金燕正一步跨出房门，赶忙走

过去朝她轻声说：“师妹你来！”金燕见他神情有异，没有说什么，悄声跟着走进小飞龙的卧房。

小飞龙指指桌上的包袱，金燕轻颌螭首，瞟了小飞龙一眼道：“你们谈的话，我在隔壁全听见了。”

她跟着语气一转，用埋怨地口气道：“师兄，我们自己的事情已经够烦人的了，你还答应替他送什么劳什子鬼盒子上易水呢？”

小飞龙叹口气道：“愚兄有愚兄的打算，我答应下来的目的，只想将你支开……”

金燕诧然问：“师兄要支开我？”

小飞龙点点头道：“师父是叫你来传命为兄，并没有叫你帮愚兄寻宝，是以你大可以离开荆襄，再说昨晚发现那面旗子，愚兄不愿牵连你，所以想藉此机会，由你替他将盒子上易水，免得你也卷入漩涡。”

金燕噘着小嘴，白了小飞龙一眼，语声带恨地说：“这就是师兄要支走我的理由？”

小飞龙点点头。

金燕猛将莲足一顿，鼓起香腮，嘟着小嘴，使气地说：“我不走，我偏不走！”

小飞龙吁口长气，一屁股坐在白木椅上，摇摇头道：“你此刻要想走都不成了。”

金燕为之愣住，俏目一翻，反问小飞龙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小飞龙没答她的话，随手指指包袱，说：“你知道那里面是什么？”

金燕将头扭望着窗外，用冷峻的声调说：“谁管它里面放着什么鬼宝物。”

小飞龙轻走两步，凑着金燕的耳朵低咬两句，金燕突然眉飞色舞地将视线收了回来，俏目疾扫色袱，促声问小飞龙：“真的？”

小飞龙点点头。

“啊！太好啦！”

金燕喜得手舞足蹈，拍手大声叫好，两手一拉小飞龙，娇声嚷唤道：“这才真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！师兄，走！”

她一扯小飞龙，就要往房外冲。

小飞龙皱着眉头问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金燕一翻俏眼道：“回九华交差，向师父讨赏！”

小飞龙摇头一叹道：“慢着！师妹别忙，事情不那么简单。”

金燕一愣，问小飞龙道：“还要什么复杂难事？”

小飞龙苦笑着摇摇头道：“见财起异心，非大丈夫行径，何况为兄现下在江湖中薄有微名，受人之托，不得不忠人之事。”

金燕失望地将两手一摊，叹口冷气，道：“师兄也太死心眼了！难道你真要将到口的肥鸡拱手让人？”

小飞龙道：“不是拱手让人，而是为友全义。按情按理，这只盒子非送上易水不可。”

金燕拗不过师兄，只好点了点头，但她仍不放过师兄补问一句道：“师父面前怎么交代？”

小飞龙略一思索，朗朗地说：“恩师一代完人，他老人家如果明白愚兄的处境，只会赞许我们做得对，绝对不会责难你我。”

金燕点点头又说：“话虽是一句，但为弟子者，理宜分担

师忧，如果恩师老人家诸事齐备，炼剑所差的是这盒古玉，我们怎能使老人家失望。”

小飞龙沉吟半晌，方昂眉说：“自古的奇珍异宝，有德者居之，揣情度理，这盒玉舍除恩师之外，芸芸众生之中，谁也不配得到它，但是，不巧的是宝玉早已有主，你我虽是有心，可惜力不从心。”

金燕提出异议道：“自古神物利器，冥冥中暗有主宰，此玉既是恩师方配得到，小妹相信此玉不久定然属于恩师。”

小飞龙点点头道：“世事多变，目前这盒玉是李飞白的，等将来有什么变动，咱们再徐徐图之。”

金燕喜上眉梢，点头叫好。

小飞龙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咱们就走。”

金燕问道：“上哪里？”

小飞龙道：“上易水庄。”

金燕蹙着秀眉问：“白凤旗三天的约期怎么办？”

小飞龙不加思索地道：“他没有向我们公然叫阵，管他三天两天，我们仅三天的时间赶到易水，纵然是白凤旗追去，李飞虹岂能袖手旁观，不为我们助拳？”

金燕点头赞许，师兄妹俩走到桌前，金燕动手解开包袱，霍然包袱内露出只火漆封固，檀木雕花的锦盒。

金燕爱不释手地捧住锦盒，怔怔的凝望了好一阵子。

可望而不可及，心下全明白，盒中盛放的正是自己兄妹二人苦心孤诣，梦寐以求的“昆吾赤玉”，可惜这盒宝物并不属于他们。

望盒兴叹，师兄妹俩一番嗟叹，没精打采地拾缀一番，背着锦盒，出城直奔易水。

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

小飞龙回头望望烟波浩渺浊浪滔天的江水，陡然想起大剑客荆轲的易水歌来，他有一种预感，此行易水，凶多吉少，特别是在脑海中横亘着白凤旗三天的约期，像把重锤，不断地在他心弦上狠力猛击。

师兄妹俩怀着同样沉重的心情渡着汉水，穿过樊城，取道南阳，奔开封直上易水。

就在夕阳西斜，炊烟四起的傍晚时候，远处一衣带水，黑黝黝地横摆着一座大城，金燕指指大城问：“那是什么地方？”

小飞龙答：“南阳。”

金燕皱着眉头幽叹一声说：“跑了一天才到南阳，我们几时能赶上易水？恐怕在赶到易水之前，白凤旗的三天限期早已过去，那时候，盒子送不上易水，李飞虹也无从为我们打帮手。”

两人边说边走，脚下步不慢，不觉之间，来到一处岗峦起伏，修竹青桑的一座小村落前面，小飞龙猛昂头，望望青桑深处的一座庄院，用手指着对金燕说：“师妹，你知不知道那庄子是什么人家？”

金燕摇摇头。

小飞龙压低声音说：“我想起件事来了。”

他仰头望着天空的归鸦，陷入沉思中。

他下意识地摸摸剑柄，朝金燕说：“在这座庄宅方圆十里之内不能用剑。”

金燕猛然一惊，问：“那座庄子难道是诸葛亮老先生的故居？”

小飞龙说：“正是”。



百年以来，相沿成习，武林中人为了尊敬历史上一代伟人孔明，由百年前夺得剑盟七龙令符的盟主——少林寺的长老至善禅师通告武林，凡是路过南阳卧龙岗的武林人物，严禁妄动兵器，以示尊仰，是以百年来，武林中人都遵守这一规定，无人在卧龙岗地面动用过兵刃。

金燕笑着说：“我们没有动用它的必要。”

她也摸摸背上的长剑。

小飞龙道：“人心隔肚皮，天地间的事难说，如今我们身边带着盒昆吾玉，难保不会惹人注目，万一被人利用卧龙岗作掩护出手抢劫，那时候我们徒有两把利剑，而不能动用它了。”

金燕发急问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

小飞龙道：“遇事小心应付，千万记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动剑，不能影响恩师老人家的清誉。”

金燕问道：“什么时候方可动它？”

小飞龙道：“穿过十里长亭。”

金燕默然地点点头，游目望望路两侧的枫叶，幽叹一声，说：“我才说找到师兄后，办完昆吾玉的事，师兄带我逛逛洞庭湖，谁知半路上杀出个什么魔鬼白凤旗来，搅得人心慌慌的。”

小飞龙一听师妹提到白凤旗，就不由自主地又想到三天的期限来，心中万感交集，正不知三天后的祸福，慌忙安慰金燕道：“别再提白凤旗啦！还有两天半呢，我不信凭我们师兄妹两人会斗不过那魔头？你放心，等办完这几件事，我们师兄妹两人作件壮举，遍游天下名山胜水。”

金燕黛眉一掀，色然大喜，问道：“真的？”